

魯正：僞自由書

一名。不三不四集

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魯迅全集”單行本紙版重印

總 64 魯 21 32 開 228 定價頁

偽 自 由 書

魯 迅 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一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京重印 7001—15000

定價 7,800 元

偽自由書

魯迅

新自由書

卷一

目次

前記·····	九
觀關·····	一三
逃的辯護·····	一五
崇實·····	一七
電的利弊·····	一九
航空救國三願·····	二二
不通兩種·····	二四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藝（王平陵）·····	二六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	二九
賭咒·····	三三

戰略關係……………三

【備考】：奇文共賞（周敬儔）……………三

頌蕭……………三

【又招惱了大主筆】：蕭伯納究竟不凡（大晚報）……………三

【也不佩服大主筆】：前文的案語……………四

對於戰爭的祈禱……………四

從諷刺到幽默……………四

從幽默到正經……………四

王道詩話……………五

伸冤……………五

曲的解放……………五

文學上的折扣……………六

迎頭經……………六

『光明所到……』……………六

止哭文學……………六

【備考】：提倡辣椒救國(王慈)·····	七二
【硬要用辣椒止哭】：不要亂咬人(王慈)·····	七三
【但到底是不行的】：這叫作愈出愈奇·····	七五
『人話』·····	七七
出賣靈魂的祕訣·····	八〇
文人無文·····	八三
【備考】：惡癖(若谷)·····	八五
【風涼話?】：第四種人(周木齋)·····	八六
【乘涼】：兩誤一不同·····	八八
最藝術的國家·····	九一
現代史·····	九四
推背圖·····	九七
『殺錯了人』異議·····	一〇〇
【備考】：殺錯了人(曹聚仁)·····	一〇二
中國人的生命圈·····	一〇五

內外·····	一〇八
透底·····	一一〇
【來信】：（祝秀俠）·····	一一二
【回信】·····	一一四
『以夷制夷』·····	一二六
【跳跟】：『以華制華』（李家作）·····	一二九
【搖擺】：過而能改（傅紅蓼）·····	一三三
【只要幾句】：案語·····	一三四
言論自由的界限·····	一三五
大觀園的人才·····	一二六
文章與題目·····	一三〇
新藥·····	一三三
『多難之月』·····	一三六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一三八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一四〇

王化·····	一四三
天上地下·····	一四六
保留·····	一四九
再談保留·····	一五二
『有名無實』的反駁·····	一五五
不求甚解·····	一五六
後記·····	一六一

前記

這一本小書裏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爲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纔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

很迴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爲隱士，有的化爲富翁，有的化爲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爲好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爲了忙于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會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爲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

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爲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爲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爲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幹，有時也用干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爲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于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爲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

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此外爲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爲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爲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爲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廬，魯迅記。

觀 鬪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鬪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鬪爭，也愛看自己們鬪爭。

最普通的是鬪雞，鬪蟋蟀，南方有鬪黃頭鳥，鬪畫眉鳥，北方有鬪鵪鶉，一羣閒人們圍着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鬪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纔知道金華又有鬪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鬪，我們是使牛和牛鬪。任他們鬪爭着，自己不與鬪，只是看。

軍閥們只管自己鬪爭着，人民不與聞，只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鬪爭，是使兵士們相關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

個終于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只是看。

但我們的鬪士，只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制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着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鬪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暫時總有一些子遺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二月二十四日。）

逃的辯護

古時候，做女人太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爲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鎗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